



### 香港曾是「亞洲足球王國」

潘國森

上回談到筆者回憶舊香港大球場的一些片段，今回再說一下香港足運的式微。

因為獨特時空帶來的機遇，香港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一度成為「亞洲足球王國」。最輝煌的戰績是一九五四年、五八年，清一色由香港球員組成的隊伍兩度勇奪亞運男足金牌。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海峡两岸實質分治至今，不久就發生了「抗美援朝」戰役（香港習慣稱為「韓戰」，說得有點含糊），然後就是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多方位制裁新中國。

二次大戰後，香港足球界與台北當局關係良好，而港台兩地的足球水準相差極遠，於是香港一線足球員組成的隊伍，就直接代表當時擁有「中國」代表席位的台北當局去比賽。

運動員有緣參加亞運會、奧運會這樣盛會，當然是極大的鼓舞。香港球迷比較熟悉的評述員林尚義是一九五八年亞



### 像愛母親一樣愛國家

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是「母親節」的好日子。

很多時都會暖心地自問：「媽媽，您在哪裡？」雖然親愛的母親已離開這個世界了，每年母親節我都會細細低吟一首古詩：「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然而我會撫心自答：「母親在我心裡。」曾記得母親在生時，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每當釋迦牟尼誕辰，人稱佛誕節時，齋戒沐浴後她必與我同行，前往寺廟禮佛祈福，當日必然虔誠茹素，亦表不殺生之善意。

環顧當今複雜多變的世界，特別是在香港，因「修例風波」而發生的黑暴社會活動，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致令香港社會經濟和穩定都受到挑戰，「限聚令」的實施，令孩子們與家長同聚家樂。或許是可以一享親子天倫之樂，但實際上未必個個家庭都能如此溫馨。

有關於當局最近作了撥亂反正的整肅行為，甚至大換班以提高戰鬥力。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加強教育，加強對公僕、對青年人的教育。特別是加強教育愛國主義及法治精神。



### 走進繪本心靈花園

潘明珠

在我和姐姐兩本新繪本快將完成之時，新冠肺炎疫情仍使全世界處於危情動盪之中，我們更需要彼此加打氣，堅持下去！

閱讀、書寫、翻譯、論述，及於小專欄和讀書會推廣童書繪本，是我多年來鍾愛的工作，決不想受疫情影響停止！繪本故事裡的圖畫和文字就好像糧食，是給心靈的糧食，大小朋友都需要啊。

記得於繪本師論壇與「中國繪本之父」唐亞明先生見面，他是首位受聘於日本童書出版社的華人編輯，在其35年的編輯生涯，編寫了很多優秀繪本，本本精品。最近他為獻給抗疫人員又完成了挑戰——出版《北國之春》（見圖），這是傳承了名曲意韻，又具創意和感動的繪本。

文學創作彷彿攀一座山、渡一個海吧，講求內心的追求及自我意志的挑戰！可惜的是，繪本創作可以是心連心，可以是作家及畫家並肩同行，不全孤獨一人的前行，在心靈花園中走走看看，我們知道，彼此從眼神、笑臉裡，不時會互傳勉勵，彼此相知而靈感隨即翩翩飄來！



### 救救年輕人

余似心

社會政治分歧，令人心痛的是涉嫌犯事被捕者不少是僅十多歲的年輕人，當中更有人被控謀殺、製造炸彈、暴動等嚴重罪名，有機會在監牢中度過漫長的人生歲月，讓人唏噓不已，實不忍見香港的下一代誤入歧途。

這些一臉稚氣的少年人被帶上法庭時，常見他們的父母哭得呼天搶地，大多會說子女原本乖巧純品，可是受朋輩影響，被人煽動，性情大變云云。的確，為人父母在教導子女上真的不容易，有些家庭兩代關係甚至撕裂或破碎，但在大是大非上，為人父母者仍得要盡一切所能去引導年幼子女，免他們行差踏錯了終身。

我想父母教導子女的底線是：任何表達方式，包括行動和反應皆不能觸犯法律，一旦超越這底線，有了案底便誤了終身，後悔已太遲。

問題最大的是父母本身的思想取向和成熟程度。父母當然可以和應該與子女分享他們的觀點，可是有時看到



### 哦，香雪似的白玉蘭

付秀宏

蘭這個字，立在枝頭，帶着玉的涼氣，白顏色的尤其耐看。玉蘭花芽，是從頭年秋葉脫盡後積蓄而發的，經過一冬的漫漫長跑，方迎來華彩的燦然時刻。四月的玉蘭樹，開着大朵大朵的花。一樹白花花的花陣勢，轟隆隆猶如雪滿雲海，蔚為壯觀。哦，香雪似的白玉蘭。白在樹上，沒有一片綠葉，彷彿涼意在眉。那一往無前的勇氣，真是不計代價。可陌上斜陽照過來，涼氣中又帶着些許暖意。她的笑是那溫暖、乾淨。

文友張麗鈞說，幾日外出，她竟辜負了白玉蘭花開的情誼。六株不高也不矮的玉蘭樹，長在她每日坐守的地方。在枝上欲飛狀的雙隻白鴿，曾香氣瀰漫，有一種無敵的艷。待到玉蘭大把大把拋灑如雪花瓣時，心中總不免痛惜，轉而又感到華妙、莊嚴和神聖。她似乎聽到玉蘭自語道：我苦過、待過、美過、愛過，我的一生沒有缺憾。那艷不可瀆的生命軌跡，幾乎讓人落淚。

玉蘭花期很短，轉瞬即逝，經過一冬的積蓄和等待，就為了春天那一剎那的綻放。一朵朵玉蘭花通常是一起噴薄而出的，花瓣像凝脂般細膩光滑。她們熱鬧地站在枝頭，站成一樹的儀態萬千，站成一樹的晶瑩奪目。但，那亮晶晶的花朵，既像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黑夜裡閃着迷人的光，又像浴雪的天兵聽到一聲令下——便義無反顧地撲向泥土，這種「天兵天將」的生涯不由人生出無限感動。

細細端詳玉蘭花，她的底端略帶玫紅，花瓣底部染點着素紫，由下而上，由深到淺。花瓣如玉一般，上面好似被塗了一層白蠟。在花朵最裡層，一圈花蕊拱衛着高挺的花柱。花香帶着一絲中藥的淡香。而高大的玉蘭樹，樹梢直直地插在天空，如同在真空中出芽、含苞、綻放和凋零似的，那種高潔——只能遠觀而不能近玩

焉。倒是玉蘭清新的花香飄然而下，沁人心脾，使人無限陶醉……雲南臨滄雪山鎮有一株古玉蘭，壽齡超五百年。玉蘭花開之時，所有枝頭都舉着花，千萬朵一律微啟芳唇，玉質花瓣像仙女的麗衣被天風輕輕托起。玉蘭花開得淡定而從容，當地的玉蘭紅茶，於紅茶中巧妙地添加了這株古玉蘭的花瓣，紅茶香和玉蘭香相互浸潤，相得益彰，沁人肺腑。玉蘭花舉在枝頭，那是生命的清供，落下卻變成了世間的清歡。這裡有位老人年近九十歲，天天喝玉蘭紅茶，每天早上醒來總要到玉蘭樹下看一看，從這裡轉上一圈，心裡才踏實。

玉蘭花的花語是無私和報恩。一樹樹的玉蘭花，開始花瓣是層層包裹着的，開放時煞是好看，先綻開兩三瓣，然後花瓣全開了，有的飽脹得馬上要破裂似的，柔嫩晶瑩如玉的花朵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最後，幽秘的清香從花瓣彎曲的劉梅兒處傳過來，那種白裡透亮的情緒到處傳染並閃動着。不幾天時間，玉蘭花謝了既謝，開者猶開，在新陳交替中蓬蓬勃勃地用滿樹瑩白表達着自己的誠摯。

玉蘭花剛含苞時略帶嫩黃，本是像新娘娘一般的嬌羞。然而，春夜的月光寂寞，玉蘭花悄然綻放卻光華四射。她以凌空之姿，以一串串豐滿的修辭為四月歌唱。光禿禿的枝丫高舉着如玉的靈魂，仔細凝望，一種莫名的幸福湧在心間。立於枝頭的白玉蘭，靜如迷人的處子，那種無與倫比的美，扣動着詩人心底的每一根弦。玉蘭樹恍若在那裡喃喃自語，樹長得愈高，花開得愈高潔。於是，努力向上，接近遙遠而又溫暖的陽光。

玉蘭，亦稱木蘭，在中國已有2,500年的栽培史。因樹形高大，朵朵玉蘭喜開在高枝上，迎風搖曳，神采奕奕，宛若天女散花，令人敬仰。遠在春秋時期，國人就開始種植玉蘭。屈原《離騷》有「朝飲木蘭之露兮，夕餐菊之落英」的佳句，白居易《題令狐家木蘭花》有「膩如玉指塗朱粉，光似金刀剪紫霞」的讚譽。

很多人從玉蘭樹下路過，總是要稍作停留，讓陣陣清香鑽入鼻腔，有時還要閉上眼睛進行一番嗅覺上的獨妙享受。玉蘭花香不同於桂花的濃郁，它的香是夢幻百轉的，讓人回味無窮。台灣盧瑋回憶說，她母親耳上的玉蘭花影，皆是父親親手插上去的。那種清遠的香味，至今活在美輪美奐的記憶中。他家的玉蘭花樹有兩層半樓高，父親每年總是趁花含苞之時，用事先削成剪刀口狀的細竹竿去摘花，然後把多餘的置於冰箱保鮮。當看見父親摘下一朵沾露的玉蘭花，插在母親耳際，他被這般美麗的愛情深深感動。多情不改年年色，千古芳心持贈君。玉蘭的香氣經年不減不散，令人長相思，恍若睿智柔情的三世情緣。每每玉蘭盛開時，清風自來，竟有多少懷春女子翩翩若蝶？情喃喃，意消消，醉心緒。銀漢橫空，心參膠月，玉蘭透紗攜霧，雲深渺渺無渡，唯情拳拳。這一程的風風雨雨，總不及挽臂時的澄澈心瀾。情緣覆玉蘭，香雪籠心訣，許一世細水長流，執子之手，青絲白髮，相與終老。

玉蘭花碩碩大，外形極像蓮花，開時花瓣展向四方，使庭院青白耀眼。玉蘭花不僅好看，還可食用。熬爛的玉蘭花粥，味道就十分可口。而用剛摘下的玉蘭花瓣，洗淨後搗碎拌在麵粉裡，加入白糖，倒進油鍋裡烙出的玉蘭花麵餅，讓人食後滿口留香。將玉蘭花瓣揉碎蒸發糕，更是春季上好的時令糕點，吃起來鬆軟香甜。玉蘭花還可入藥，對於咳嗽、頭痛有奇效。



靜如處子白玉蘭。(韓鳳平攝 作者供圖)



### 老外眼中的抗疫中國人

狸美美

全球抗疫的聲音隆隆在耳，其中難免夾雜着一些對中國人不甚友好的域外雜音，但只要你有興趣一瞥，其實在全世界，還是有很多「老外」擁有一種對國人非常友善的視角，而且他們的視角往往更接地氣也更溫暖。

比如一個叫艾傑西 (Jesse Appell) 的美國喜劇演員。七年前，他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來到中國，之後有幸成為相聲名家丁廣泉門下的一位洋弟子。如果說他一貫熱愛中國文化和中國人，那麼，在這次全球抗疫期間，他更是成為了「推廣中式幽默」的身體力行者。1月下旬，艾傑西原本是趁春節回了趟波士頓老家，但沒承想中國疫情爆發他被滯留在了波士頓無法返回中國。但他一點沒閒着，用8天時間收集了中國人「花式宅家抗疫」的素材，組織加工再創作後成為了系列脫口秀，更在波士頓舉辦了3場義演，募集到1.5萬美元和6、70箱物資，全部捐給了武漢。他的這組脫口秀視頻之後在網上爆紅，收穫了400萬點擊量。更重要的是，在艾傑西的節目中，很多原本對中國人帶有刻板印象的美國人看到了與心中投影並不相同的中國人——非常幽默的中國人，那些「家中舞獅」、「室內度假」、「對樓共舞」等情節十分好笑又充滿想像力。在艾傑西眼中，「中國人很有幽默感」，而正是這種樂觀給困境以希望。

還比如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某位女記者，在一片愁雲慘霧中，觀察到了中國女性在宅家抗疫生活中仍然不能捨棄「臭美」，更大有「形勢愈嚴峻愈要美」的架勢。這體現在社交媒體的熱搜榜上，即便在最緊張的隔離期間，有關「女性身體」的話題仍然強勁，包括健身、減肥、家中美髮，甚至還有「在鎖骨上放口紅」等等。寫那篇文章時，英國正進入第4周隔離期，這位記者寫道：「從直播的健身課到『雲狂歡』，中國在如何讓人們在家裡有事做方面走在了前列。」她並由衷期待「英國能很快做到這一點」。而其實，女記者眼中中國女性們的「鎖骨放口紅」和艾傑西眼中中國男性們的「家中舞大獅」，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幽默、堅強和樂觀的精神。

再比如美國鮑登學院副教授貝琳達·孔，她於3月18日發表於澳洲網站上的一篇文章中「記憶猶新」：武漢市封城僅5天後，網上瘋傳一組視頻，1月27日夜，小區居民自發地站在自家窗前一起喊「加油」……其中一條視頻被上傳到YouTube後，點擊量過百萬次，亞洲很多國家的網民紛紛留言「武漢加油」。在孔教授眼中，這些身體被隔離的人們，精神卻是相聚的，而這，不僅是中國人的精神，也是人類的共性，更是人類能最終戰勝疫情的法寶。

這次的全球疫情，讓人們深深地體會到一件事：我們彼此太不了解。人和人，國家和國家，族群和族群間的認知鴻溝竟然能有那麼深。真切地希望，人類能放下傲慢與偏見，收回刻板印象，懷着謙遜和探索的心更多地了解彼此，豐富不同的視角，讓世界進入良性的循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 枱球：兩個二分之一

劉征

最近這幾年，我們在內地已經很少能見到枱球（港稱桌球）廳了。在以前，這項運動都被商家開到最熱鬧的臨街處。或者，乾脆把枱球桌整個搬到夏夜的戶外。周圍是各種燒烤攤，煙霧繚繞着，時不時有一打一打的啤酒拎上來。男人都打着赤膊，耳根上架着一根香煙，圍在這個長方形的桌子周圍。這是一個完整的煙火世界，伴隨着呼朋喚友的快樂。

如果一個人技藝超群，那自不必說，他會以壓倒性的球技獲得讚美。假如雙方旗鼓相當，這場球賽就更加好看。兩人你來我往，不分伯仲，直到最後一個決勝球黑8，才知道誰是勝方。觀眾，除了打球入洞這項技術，會特別在意打球者的肢體優雅程度。他們的目光會隨着打球者轉動，並留意着打球者如何有節制地讓身體與球桿達成一種平衡，以達到從任何角度看去都具有美感的效果。這基本上已成為這項運動的一項必備技能。因為它介於運動（足球）和遊戲（麻將）之間，不必消耗什麼體力，展示姿態和動作的細節就成了一種責任。這使它很像一個表演，既不完全符合運動的本質，即

到達人體承受的極限。也不完全是遊戲的，它無法製造一種變化的幻覺。它的價值在於展示一種合作。在這種合作當中，頭腦的參與和身體的展示是勢均力敵的。於是，這項運動更像是靈與肉的結合，屬於一種動態的人神合一。

但枱球廳現在是被徹底淘汰了。在我所住的街區，原本有兩家，現在僅剩一家。選開在商場的地下層。在白天，這裡也開着燈。向裡一望，昏暗的燈光下影影綽綽，零散的有幾個人。但這種情調卻很符合文藝氣息。所以現在的文藝片特別喜歡拍枱球廳的場景。導演經常把這些枱球廳安排在某個正在衰敗的村落，裡面或許有一位像袁泉那樣灑脫的女子。穿着麻布的衫子，技術嫺熟而穩定，神態瀟灑而淡然。或者，換一個場景，在一個夜裡，湯唯正在枱球場上與人隱晦地調情，那感覺就像起飛，讓調情雙方志忘當中帶着點擺脫束縛的解脫。在這種美感當中，枱球完全成了勾起記憶的道具。它的出現，僅為將觀眾拉回到從前。

我們很難說得清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消亡的。但想想，或許是在電腦遊戲大行其道的時候，它就已經開始逐漸隱退了。它先是和遊戲機被並置在一個空間。後來，乾脆徹底被搬離這裡。再往後，連這些遊戲廳也都被網吧所代替。作為一項二分之一遊戲，它無法抵禦遊戲的侵襲。當一項更高階的遊戲出現，帶着更複雜的設計，且不需要身體參與的時候，枱球廳就消亡了。正如保齡球也消亡了。在《獨自打保齡球》當中，羅伯特帕特南將保齡球的衰落歸咎於現代社區人際關係的破滅，但這不大準確。在中國，麻將依然有市場。真正的理由，在於這類室內運動既不完全符合文藝氣息，也不完全是身體的。當身體被放棄的時候，它就首當其衝了。以往，我們依靠這類運動來保持我們對姿態的重視。它們的存在填補了劇烈運動對瞬間身體動作的忽視，使姿態的塑造好像一個美麗的象徵，讓動作的細節備受關注。但現在，隨着這個細微的退場，遊戲和運動算是徹底分了家。運動變成了純肢體性的行為，遊戲則是一種純腦力。這是肉體與精神分離的一個徵兆。並且，這種徵兆下，精神顯然佔了上風。也許就在此時，我們應當重新重視身體。就像蘇格拉底那樣，左手哲學，右手健美，回到精神與肉體的平衡世界。